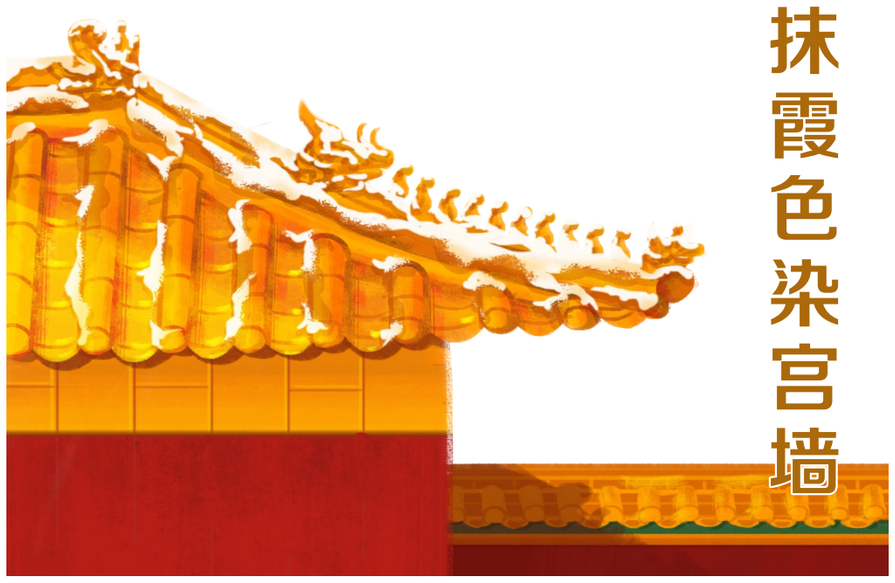
云游漫记 YUNYOUMANJI

一抹霞色染宫墙



陈桂新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紫禁城也称故宫博物院，建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它把“中和”的理念和古建的智慧完美融合，使“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一砖一瓦间得到呈现，形成了紫禁城极致的线条之美。作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它成为首都北京别样的奢华。

冬日，当北京收起繁华，站在石景山上远眺，紫禁城恢宏的气度越发凸显，那庄严典雅的轮廓沉穆端庄，它用红、黄、绿作底色，以斗拱榫卯为笔触，把外朝和内廷的格局有序绘就。恰暮色四合，一抹霞光散落在高墙瓦檐上，整个紫禁城顿时呈现独特的温柔，高高的宫墙、优美的金水桥、还有象征皇权的宫殿无不以让人仰视的壮美和弧线吟诵着独属于它的高贵与尊严。只一刹那就打动了我，即刻约下第二天的门票，去奔赴一场冬日的浪漫。

距上次去故宫已三十年有余。当我第一次走过午门，踏上金水桥，沿着御道登上太和殿的石阶，看着金銮殿中央雍容华美的龙椅，一种神圣的震撼感漫过心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就这样被深度诠释。正值八月酷热难耐，汗水顺着脸颊滴在汉白玉的石阶上，我却浑然不知，心里只顾想着几千年的封建旧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不容僭越的特权，一朝称帝天下独尊。

这次在冬日参观，避开了暴晒之苦，倘能再邂逅一场雪，那自然是再好不过，试想踩着雪在紫禁城的深宅庭院里闲步，一亭一廊间尽是千年的沧桑；也或看碎玉般的雪花在红墙黄瓦间自在飞舞，红墙、金瓦、脊兽、飞檐、门阙簌簌落满了雪，四周俱寂天地浑然一色，那应是上天最缱绻的温柔。当大自然与匠心在那一刻完美契合，这样极致的写意恐怕只有故宫才有吧！

走在大殿前的御道上，厚重的石板被踩得光洁细滑，两侧臣道相形见窄，缄默中它们见证了昔日王朝的荣辱兴衰。文华殿、武英殿坐落在太和门的两翼，左右对称一如大殿的卫士，护佑着三大殿。太和殿是举行国事大典的地方，三层汉白玉的台基作为基座，殿高26.92米，宫殿檐脊上一字排列着十个小兽，作为古建中的孤例该殿体量最大、规制最高，于《梁思成文集》中有详细的记载。大殿左右前侧各设日晷和嘉量，象征着皇帝向天下万民授时和天下一统的权威。中和殿是皇帝在大典前临时处理事务的地方。保和殿建于明朝，是宴请王孙贵族、外藩及殿试的地方，好多科考的状元从这里走出。

从保和殿沿石阶下来，穿过天街便是内廷。我从钟表馆开始游览，馆内的钟表用料讲究、造型不拘一格，这是一个超乎想象的钟表世界，与其说是展钟表，不如说是匠心艺术的殿堂。展台上陈列着盆景钟、小兽钟、汽车钟、园林钟、楼阁钟、杂耍钟、喷泉钟、衣帽架钟等等风格不一，这些钟表以金银、玉石、珠宝为材质，用珊瑚、玛瑙、珍珠等珍宝为点缀，做工之考究极尽奢华。这样的工艺，即便放到如今依旧难度极高，但凡细节稍有差池，便会前功尽弃。更加难得的是这些钟表历经百年依然摇摆自如，抛开用途不说，单是精巧的设计、高超的工艺就足以让人赏心悦目了。

由钟表馆出来前往宁寿宫的珍宝馆，上次参观赶上珍宝馆整修抱憾而归。珍宝馆分三个展室，陈列着明清时期的礼器、祭器、冠服、装饰品、生活用品等稀世珍品。其中明孝靖皇后的三龙二凤冠最受人赞叹，它用翠鸟羽毛粘贴在极细的丝胎上，再镶嵌3426颗珍珠加以点缀，极为华美。还有展厅内的流苏、钿子、扁方、步摇等头饰，均选用最顶级的宝石以点翠、掐丝、镂雕、錾刻等工艺嵌在金银上，使每件首饰都精美绝伦，哪怕只是一根细小的金簪，都要经过数十道工序，那种一见惊艳的感觉，尽显皇家的富丽和尚奢的品味。夺人眼球的还有“清金錾花卉纹嵌宝石盒”，它用高纯度的黄金，镶各色宝石318粒，既华美又不觉冗繁。

这里的每一件藏品都让人大饱眼福，带着唏嘘的感慨来到琴馆。在古朴典雅的古琴面前我不能移动半步。琴室内一曲“秋鸿”从耳畔漫过，悠扬婉转的音乐霎时让我陶醉，在乐礼盛行的年代，人们以琴抒志以音传情。魏晋时期，众多文采斐然的名仕圣达淡泊名利不随波逐流，他们在竹林间、松月下、溪水旁拨弦弄琴，留下了许多清流名扬的故事。眼前的每一架琴都冠一个雅致的名字，它们带着主人的风骨与我们邂逅相逢，其中飞泉琴就是这样，看着它就像看到了盛唐气象。

从珍宝馆出来在御花园小憩片刻，御花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布局精巧错落有致，其间花木相间疏密合度，与亭、榭、阁相映成趣。特别是瘦、皱、漏、透的太湖石堆叠成的小山与脚下的水系呼应成景，既增加了空间的层次也达到移步换景的目的，这样的造艺术在营造美的同时也使园子逶迤起伏有了曲线感。

故宫后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轴线东西六宫左右对称，是皇帝和后宫嫔妃生活起居的地方。整个后宫的建筑规制同前朝大殿一样遵礼制落成，院落的大小、殿堂的布局均有主次之别，他们既独自成院又能通过宫道相互连通，方便进出。现存的延禧宫是仿西洋建筑，在整个紫禁城建筑风格中仅此一例，该工程至今仍保持未完工状态。储秀宫曾是慈禧太后的居所，一度是清廷权力的中心，在此慈禧实现了自己主政的雄心。

整个行程下来，已是傍晚时分，只因要赶车回家，有些地方只匆匆一瞥。似故宫这样雄伟壮观的建筑典范，绝非一二日参观便能了然于胸尽数皆知的，他日春暖花开，我还会再来，故地重游。

（作者单位：国电河北新能源）

家园×周末

JIAYUAN ZHOUMO

旧物志 JIUWUZHI

老饭盒里的旧时光

邱华江

周末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略显陈旧的橱柜上。二姐正挽起衣袖帮母亲收拾房间，指尖拂过一层薄尘，从橱柜最里侧，轻轻取出一件不起眼的旧物——那是一只老式铝制饭盒，周身泛着岁月沉淀的暗哑光泽，边角被岁月磨得温润圆润。盒盖上，依旧清晰可见用硬物刻下的父亲名字，笔画深浅错落，透着一股执拗又认真的模样。

二姐拿着饭盒，轻轻叩了叩盒盖，金属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她转头看向身旁的母亲，笑着打趣：“妈，这饭盒都这么旧了，放着还占地方，要不扔了吧？”

母亲的目光立刻落在饭盒上，缓步上前，伸手轻轻接过，指尖细细摩挲着上面熟悉的名字，语气里藏着几分难以掩饰的珍视，轻声说道：“千万别扔，给我留个念想。”母亲眼底漾起一抹淡淡的温情，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就此被轻轻勾起。

这个饭盒，是1966年冬天母亲特意为父亲买下的。那年，父母从阜新矿务局调入内蒙古平庄矿务局西露天矿，一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从此扎根在陌生的矿区。彼时生活清苦拮据，一家三口挤在狭小的土坯房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父亲在选煤厂上班，每日起早贪黑，满身煤尘；母亲原本也是选煤厂女工，只因那时大姐刚满周岁，无人照料，无奈只好主动辞去工作，居家操持家务、照看孩子。

“那时候还没有你俩，就只有你大姐。我每天在家洗衣做饭，日日盼着你爸下班归家。”母亲捧着饭盒，仿佛重回往昔岁月，语气轻柔缓缓道来：“你爸中午在单位就餐，从阜新带来的旧饭盒早已破损漏底，补了又补也舍不得换新的。我就一心想给他买只新饭盒，每天早上装满热饭热菜，让他吃得饱、有力气干活。”

那天，她特意和父亲请了半天假，抱着大姐步行数里路，到矿区仅有的一家百货商店。在货架前反复挑选斟酌，最终选定了这只铝制饭盒——在那个年代，这已是最体面、最耐用的生活用品。

二姐静静听着，眼底掠过一丝恍然。我望着母亲柔和的侧脸，她言语间没有半分抱怨，只剩对流年岁月的淡然与眷恋。那些清贫艰苦的日子，没有锦衣玉食，没有便利生活，可父母相互扶持、彼此惦念。一碗热饭、一个饭盒，便盛满了人间烟火里所有的温暖与期盼。

母亲把饭盒轻轻放回二姐手中，示意她放回橱柜，随即望着我们，满是感慨地说：“现在日子多富足啊，你们随手点的外卖，一次性餐具精致好看，饭菜花样繁多，想吃什么都能买到。哪像我们那时候，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就觉得满心知足。”

我凝望着那只老旧的铝制饭盒，忽然恍然明白：母亲舍不得丢弃的，从来不是一件破旧器物，而是那段与父亲风雨同舟、相依为命的岁月，是藏在饭盒里的牵挂与深情，是历经清贫苦难依旧温润绵长的旧时光。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外卖餐盒更新换代，精致便捷，却再也装不下当年那般纯粹的温情与惦念。这只刻着父亲名字的老饭盒，既是母亲心中的念想，更是我们一家人最珍贵的时光印记。它时时提醒着我们：任凭岁月流转、世事变迁，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深情与坚守，永远是人间最动人的力量。

（作者单位：元宝山露天矿）

食光慢炖 SHIGUANGMANDUN

寻味普洱，醉于慢时光

乔晓芳

起初启程时，我与友人只把云南当作一场美食的奔赴。厌倦了人潮汹涌的热门景区，偶然刷到美食博主镜头里的普洱，烟火蒸腾的吃食勾着舌尖的馋意，便匆匆订了机票，只当是去这座边境小城寻几顿好味，便算圆满。

可当行李箱的滚轮碾过普洱站的地面，迎面扑来的风，便轻轻推翻了我所有预设。风里混着淡淡的茶香与草木清香，不似都市里的喧嚣浮躁，一呼一吸间，皆是沁人心脾的舒爽。

这座城干净得像一首舒展的诗，道路宽阔笔直，行道树的绿亮得晃眼，空气里没有盛夏的燥热，也无江南的湿闷，是恰到好处的温润。本地人笑着说，这是普洱独有的“天然空调”，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连风都带着温柔的分寸。

住下后才懂得，普洱人最动人的本事，是“不着急”。

早上八点，街边茶馆已坐满了人。不是都市里年轻人赶在上班前灌下美式的匆忙，而是慢悠悠地烫壶、温杯、闻香，一泡生普从晨光熹微喝到日头高升，偶尔与邻座闲谈几句，眉眼间满是惬意。我问茶馆老板：“这般光景，不怕耽误事吗？”他斟满一杯茶递来，笑意漫在眼角：“急什么？茶还没泡开呢。”

后来才渐渐明白，这句话原是普洱人的生活哲学。

普洱是茶城，亦是咖啡之都。茶山与咖啡庄园就卧在城市边缘，驱车不过半盏茶的功夫。这里的人种茶、采茶、炒茶，也种咖啡、烘豆、冲煮，却从不会被生计裹挟。茶要慢慢品，咖啡要细细尝，日子更要一天一天认真过。这从不是慵懒，而是看透生活的通透——生活从不是用来追赶的，是用来细细过的。

最让我惊艳的，是这座城的格局。

在普洱，景点从不是圈起来的展品，而是与生活长在一起的烟火。走在街上，转角可能就撞进一片茶园；钻进巷弄，尽头或许藏着百年古寨。没有围墙阻隔，没有门票设限，更无“欢迎来到景区”的生硬标语。本地人照旧煮茶买菜，游客自然地融入其间，寻个空位坐下，点一杯茶、尝一口当地小吃，便成了这烟火里的一部分。

这大抵是文旅融合最好的模样：从不是把生活圈起来兜售给旅人，而是让旅行成为生活的延伸。你来到这里，不是闯入别人的世界，只是恰好路过，歇脚喝一杯茶，然后带着满身茶香，继续前路。

我们带走了茶馆里的慢时光，带走了阳光下的慵懒惬意，更带走了“急什么，茶还没泡开”的生活态度。这座小城用它独有的温柔告诉我：日子从不必赶、不必卷、不必急，刚刚好，便是最好。

普洱的美好，从不是刻意讨好谁，而是自自然然地，把生活过成了诗。

（作者单位：朔黄铁路原平分公司）

榆钱落，槐花香

朱晓静

鲁西南的春天，是被风吹来的，也是被味蕾尝出来的。

在菏泽，春天从来不是悄无声息的。三月杨柳风拂过，田埂沟渠、老屋房前屋后，憋了一冬的草木便次第苏醒。最先报春的是榆树，一串串嫩绿的榆钱，圆圆薄薄、挤挤挨挨缀满枝头，活像古时串起的铜钱。老人们常说，榆钱是“余钱”的好彩头，吃了寓意一年手头宽裕。菏泽人的春天，便从这一口清甜的榆钱窝窝，正式拉开序幕。

榆钱性子急，尝鲜时日尚短，槐花便如约而至。四月底五月初，鲁西南的槐树仿佛相约一般，一夜之间繁花满枝，一片雪白。那不是寡淡的惨白，而是带着蜜香的半透明白色，一串串沉甸甸垂落枝头，风过处，满村都弥漫着甜丝丝的气息。每到这时，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总少不了槐花炒鸡蛋、蒸槐花，鲜香漫溢街巷，惹得人满心馋意。

吃罢榆钱食槐花，这是菏泽人刻在骨子里的物候节律，比日历还要准。

这一口春日鲜味，从来不止口舌之欢。鲁西南地处黄河故道，旧时水患频发，庄稼收成难料。每到春末夏初青黄不接之时，家中粮仓见底，榆钱与槐花便成了百姓赖以度日的“救命粮”。焯水后拌上杂面蒸熟，便是一家老小的主食。那滋味，苦中藏甜，甜里含涩，藏着老一辈人艰难谋生的岁月。

如今日子日渐富足，菏泽人却改不了这份春日食鲜的老习惯。每到春天，城里人驱车奔赴乡间，村里人搬出长钩竿，孩子们仰着脖子围在树下等候，大人钩花、孩童捡拾，欢声笑语比满树槐花还要稠密。这早已不只是解馋，更是心底一份绵长念想，是一条连着黄土地的精神脐带。只要老树仍在，春日的榆钱槐花仍在，心底的根脉就不会断绝。

这些年，菏泽人把这份乡土念想，做成了乡村振兴的实在文章。

巨野县核桃园镇前王庄村，一座有着六百年历史的石头古寨。每年四月下旬老槐树盛放之际，村里都会举办槐花节。今年槐花节开幕当天，远远望去便是一片茫茫花海，空气中浮动着蜜糖般的清甜香气。村文化广场上，几位乡间大嫂现场制作榆钱窝窝、槐花饼，蒸笼掀开的瞬间，热气裹挟着鲜香四散开来，游客们排起长队等候品尝。

最热闹的当属亲子钩槐花体验区。村里的老手艺人手把手教孩子们使用钩竿：竹竿顶端绑着小铁钩，看准花串轻轻一拧，整串槐花便稳稳落下，不伤枝干，来年依旧繁花满树。城里的孩子从未见过这般乡野景致，个个仰起小脸，攥着竹竿笨拙却认真地学着。有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好不容易钩下一串槐花，当即塞进嘴里，嚼罢眼睛亮晶晶地喊道：“妈妈，好甜！”一旁的老奶奶笑着说：“这槐花，我们小时候可是当主食充饥的。”

朴实一句家常话，却让在场不少成年人红了眼眶。从“当饭充饥”到“春日尝鲜”，不过短短数十年，却镌刻着时代生活的巨大变迁。村党支部书记介绍，今年槐花节期间，村里日均游客量超两千人。游客前来不只是钩槐花、品春味，还可游览石头古宅、聆听山东梆子、品尝农家特色饭菜。村里十几户村民开办农家乐，仅槐花节这半个月，每户便能增收近五千元。更可贵的是，孩子们在这里分清了榆树与槐树，听懂了榆钱的吉祥寓意，也读懂了祖辈曾经的清贫岁月。

这让我想起一则新闻：课堂上老师问孩子们：“馒头是从哪里来的？”有孩子理直气壮回答：“超市买的。”现场哄然大笑，隔着屏幕，我却丝毫笑不出来。渐渐远离土地的一代人，又怎能读懂这片黄河故道土地的厚重与沧桑？

正因如此，在前王庄村看见孩子们围坐在槐花树下，认真聆听老人讲述榆钱槐花作为“救命粮”的往事时，我内心格外踏实。一把钩竿递到下一代手中，传递的不只是采摘的技巧，更是对土地的敬畏、对岁月的体悟、对生活的感恩。这便是最好的农耕启蒙教育，无需刻板课本、不用封闭教室，一棵树、一把钩竿、一笼蒸槐花，便足矣。

菏泽人也在用心守护这份春日美好，让乡土风物岁岁相传。早年常有人为采摘槐花肆意折断树枝，如今村里立下规矩：只钩花串、不伤枝干，划定专属采摘区域，发放文明采摘指引。每一棵老槐树上都挂起保护标识，安排专人日常管护养护。村里老人常说：“老树是咱庄稼人的恩人，做人不能忘本。”话语朴实，却字字有力量。

从榆钱初绽到槐花满枝，从果腹充饥到寄寓乡愁，从舌尖滋味直抵心底眷恋。菏泽人用一树树花开，串起往昔与今朝，牵起土地与人间。当城里孩童举起亲手钩下的槐花串，在树下露出纯真满足的笑容，我忽然懂得，这便是鲁西南春天最美的模样。

榆钱落尽槐花开，一季接续一季，一代传承一代。春风拂过黄河故道，吹绿遍野田畴，也吹暖人间烟火。枝头摇曳的不只是榆钱与槐花，更是蒸蒸日上的日子，是生生不息的根脉，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脉脉深情。

（作者单位：山东菏泽发电公司）

社址：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168号 邮编：750011 区号：(0951) 新闻编辑部：6971609 专题部：6970420 办公室(传真)：6971298 发投部：6971697 全年定价：330元 发行：自办与邮发 印刷：宁夏报业传媒集团印刷有限公司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